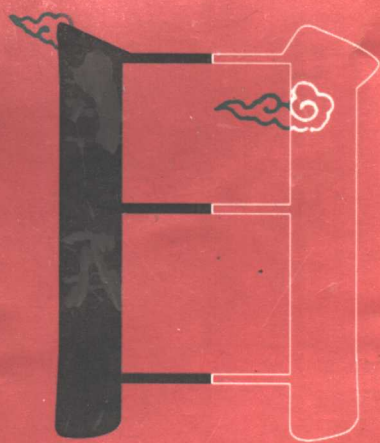


山
东
文
艺
出
版
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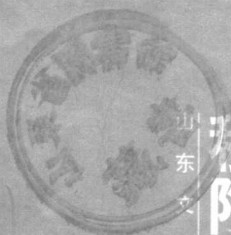
穆陶 著



LT0000135039S



I247.5
4308



穆陶著

落日

落 日
穆 陶著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莱芜市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0.75 印张 2 插页 264 千字

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600

ISBN 7-5329-1639-1

I·1418 定价 15.10 元

本书为全国文学创作山东中心重点作品

◎内容提要◎

鸦片战争的一次决定性战役中，抗英统帅、扬威将军奕经率清军作战，以数倍于敌军之师，却一战而溃。从此中国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灾难深渊……

这是一场奇异的战争。前方上层将领卑怯自私，勾心斗角，不思进取；普通军民空怀救亡之心，只能泣血扼腕。战事一起，将领们只图自保，屡失战机，将河山拱手相让；而抗英军民慷慨赴死，上演了一幕幕悲壮的战争故事。抗敌志士臧纡青与渔家孤女聂烟，在战争磨难中结为生死知己，同仇敌忾，或组织义勇，或深入敌后，以纾国难家仇。奈何时势难违，回天无力，英雄失路，空洒热血；最终还因两人道路不同，酿成悲剧，令人痛惋，发人深思。

作品充分揭示了腐败亡国、落后挨打的深刻历史教训，讴歌了中国民众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正义事业的执着理念。语言典雅清丽，情节跌宕缠绵，格调悲壮昂扬，笔法新异，别成一家。

主要人物表

奕 经——协办大学士、吏部尚书，授扬威将军，奉命与英军作战。

刘韵珂——浙江巡抚。

文 蔚——侍郎，授参赞大臣，奉命与英军作战。

臧纡青——举人，抗英志士。后与太平天国作战，被杀。

朱 贵——绿营副将，奉调出征，战死。

阿木穰——金川土司，奉调出征，战死。

杨 永——乡勇头领，抗英战死。

蒯 方——乡勇教练，抗英战死。

贝青乔——诸生，投效扬威将军，后出走。

杨 熙——吏部主事，扬威将军随员。

张应云——知州，扬威将军随员。

胡元博——御史，扬威将军随员。

聂 烟——渔家女，精剑术，雪仇抗英。后入太平军，殉情死。

阿 凤——聂烟女伴。

鲜荔枝——良家女，迫入妓院，被英人杀死。

殷 云——妓女，被郭士立害死。

颜敬丹——植梅老人，乡间隐者。

陈阿大——壮士。

郭士立——西洋传教士，战争期间任英国侵华军驻宁波行政长官。

巴 加——英侵华海军司令。

郭 富——英侵华陆军司令。

璞鼎查——英侵华全权大使。

虞得昌——社会无赖，汉奸。

引 言

世间有一奇物，能蚀人肌骨，吸人魂魄，令人防而不能胜防，禁而不能禁绝。无论罗汉金刚，仙客羽士，扫眉才子，慧业文人，一旦罹其毒氛，受其感染，莫不神盛而变衰，骨直而变曲，圣洁而变肮脏，正义而变邪恶。于是神经错乱，如魔蜩沸，危殆至矣。

此物由来已久，惯常名之曰“鸦片”。

随着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变迁，鸦片亦不断繁衍变化，愈显神奇。它不仅蚀人肌骨，而且异化人的灵魂，使人丧失天良，改易本性，见利忘义，徇私害公，不顾国家民族之重，只求酒囊钱袋之丰。甚至迷心眇目，朱紫不分，若人若鬼，颠倒人伦。终至浑浑然，崇崇然，自身亦不知其所以然！

呜呼！岂鸦片非仅物质之毒品，亦精神之妖孽耶？

笔者久欲研求鸦片为害之因及疗救之法，以资生物学家与社会学家之参考。奈缘乏于学力，困于无术，未能一偿心愿。年来翻阅旧书，见有述及鸦片之事者，辄录之。日久渐多，积成半帙，偶加董理，竟意外发现其中故事，有足以感天地而泣鬼神者。窃怜之，不忍使其淹没无闻，遂详加考校，略作数陈，两易寒暑，乃成一编。文思不敏，笔无章法，工拙亦非所计。但求语有所本，事有所据，以存其真而已。幸读者察焉！

下面所录，即是最新文本。

—

夜色中，一幢府第的兽环朱漆大门严严地关闭着。

府中一间幽静的卧室内，他正侧卧在炕床上，面对了一盏“太谷”银灯，眼睛半睁半合，慢慢吞吐着神秘缭绕的云雾，在享受那吸食鸦片的绝妙感觉。

忽然报入：圣旨到！

朦朦胧胧，仿佛幻梦。诚惶诚恐，战战兢兢，爬下炕床跪接圣谕。

为剿惩英夷而杜鸦片之害，以振国威，着命吏部尚书奕经为扬威将军，刻日离京出征。钦此！

奉旨，谢恩。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。

二

有臧纡青者，字牧庵，宿迁人也。儒雅风流，倜傥不群，求取功名，早年中举，从此决意一展鸿图，除鸦片之害以报国。曾想继续寻求自己赖以施展才华的途径，但屡次会试而不能得中一名进士。以白衣居京师，郁郁不得志。一日，听得南疆鸦片泛滥，战火又起，遂孑身出都，不避寒暑，跋涉而行，开始寻找实现自己抱负的去处。

三

一个奇异的黄昏，暮色如血。乌鸦在血中聒叫，虫豸在血中跳舞，还有各种混七杂八的声音，似乎要冲破这血的幕障，在使劲地鼓噪着。

当天空的颜色由殷红变成乌黑的时候，周围渐渐静下来，天上出现了几颗暗淡的星星。直到这时，臧纤青才迷迷糊糊觉得一个人紧紧粘在他身上。频频抖颤的身体与热雨般涸涸泪水，向他倾压下来，他几乎要窒息了！

这是什么地方，什么地方？他极力地追忆着，如在若真若幻的梦中……

他朝着血一般的落日奔跑，嘴里喷出的热气，在冰冷的空间，化作串串烟雾，孤直如白发迸张，然后慢慢扩散，又终于消失。

他觉得胸膛胀闷，心里难受，颓然地晃了一下膀子，两腿便有些踉跄。头上的散发荡开来，被晚照撕成片片缕缕，在风中飘抖。

脚下没有路，只有一片荒寂、崎岖又泛着血腥和硫磺气味的黄土地。眼前一道沟壑，横七竖八的尸体躺在烧焦的草丛里。他俯下身嗅嗅，又狂乱地把尸体翻弄着，抱起来，端详着，一个又一个。他发红的眼睛，闪动如夜间的磷光，注视着眼前的一切。那边被弹火烧得光秃秃的树桠上，一只枭鸟“嘎”一声叫，张开翅膀，突然冲到一具赤裸的尸体上，一口一口啄食起来。这饿鸟似乎没有意识到这里还有一个人，也许根本就没把人放在眼里。人间劫余的惨景未曾改变它“为我生存”的本性，它贪婪地面对美餐，颈喙起落，发出“咻咻”的自鸣。

臧纤青忍无可忍，奋力直起身子，大喊一声，猛地向那枭鸟

扑去……

一切复归阒寂——是沉沉的夜。

四

周围愈益苍茫，夜幕就渐渐降临了。臧纡青的双脚像被绳子牵拉着，踏着一些怪异的物事，迷迷糊糊地前行。他想到天的陷落，地的崩坼，便觉得身子轻轻的，有如蜉蝣般超然。他在模糊的哀痛中，听得一些若真若幻的声音，渐渐，飒飒。是雨，是风？是生灵的呼唤，是天籁的振鸣？不，这是低低的细语，是匆促的呼吸！他略有警觉，心里一紧，又什么也听不见了。

当他再次听到那微弱的声音时，他开始意识到了自己的存在。凭他的感觉，这是一间卧室。四壁映着黯淡的灯光，窗帘严严地垂着，阵阵馨香溢满室内。他躺在床上，感到了灯光和人影的闪动。他使尽力气把眼睛睁开一条缝，看见淡红的灯光下站着一个少年。他大为惊异，嘴唇嚅动，想说什么却说不出。

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他以为自己是在做梦，但却分明觉得喉咙像火一样燥热灼痛。他毕竟醒了。

沿海一带的战火，连日来像播散瘟疫的噩耗，使内地的人们一日数惊，坐不安席。英国军队的几十只战舰开来了，定海失陷，镇海失陷，宁波危在旦夕！各种流传的信息在咬噬着臧纡青的心。十天以前他从京城回到老家宿迁，得知年轻的妻子为了侍候岳父，去了宁波。岳父是宁波府署的一名小吏，年近多病，又膝下无子，只有这一个女儿。臧纡青想起一年前的冬天，他为了参加会试，告别妻子，离家进京。这次会试他名落孙山，在京里淹留了将近半年。这期间他先是得知了定海失陷的消息，接着又看到了林则徐被朝廷革职的邸抄，心里忧愤，落榜的失意和懊恼反被冲淡了。他开始在京城衙门中奔走，以举人的身份，谒名

流，干权贵，慷慨陈述自己的抗英救国之策。但得到的回应却是冷漠多于赞赏，只落得郁郁寡欢，寄身阙下。后来看看自己的抱负难以施展，只好返归江南，准备继续团练乡勇，以纾国难。

令他始料不及的是，在他归家途中，英国十余艘军舰上的大炮已向沿海大陆开火了。定海两次惨遭屠戮，镇海相继失陷，东南半壁陷入危殆之境！更使他震惊的是，他一回到宿迁，便听到纷纷传说：被朝廷任为钦差大臣的两江总督裕谦，已在镇海之战中殉难；与裕谦共守镇海的浙江提督余步云的兵马，不堪一击，全军溃散。眼下宁波城已被英军封锁，消息不通。他想起爱妻现在宁波，吉凶未卜，不禁心忧如焚。

他离家向宁波赶去，日夜兼程，走了三天三夜，这天黄昏时刻赶到离宁波不远的一个小镇。这里早已断了炊烟，不见一个人，只有几条狗在破败荒寂的街巷房屋间胡乱地狂吠。他正踌躇，忽听得一阵断续的呻吟和杂乱的脚步声。

他急忙向前看去，却是两个男子抬着一个人，急急慌慌地从那边过来，因走得太急，几乎与他撞个满怀。那两个人大概以为是碰上了鬼子，突然一惊，脚步不稳，“咕咚”一声响，被抬的那人落在了地上！及至看清臧纡青是个书生模样的中国人，两人才又转惊为怒，大骂臧纡青不长眼睛。臧纡青道着歉，过去搀扶躺在地上的那人，问他们是哪里来的，为何这般模样。那两个男子见他和气，才消下气来，一边去看自己的主人，一边喘着气，反问他为什么还不快跑，却在这里等死？臧纡青说是去城里找人的，就问宁波城里现在怎么样。那两人好奇地看他一眼，说：“你这人好无知！自从鬼子破了镇海，宁波城里的官儿们就跑光了，你还去城里送死吗？”臧纡青听了，心里暗暗叫苦，忽听得地上那人发出了绝望的叫声：“让我死，快让我死呀！”

他惊异地俯身看去，黄昏朦胧的光线里，见那人痛苦地喘息着，脖子上有一道血痕。他赶忙把身上带的创伤止疼药取出，向

那两个男子说：“这是金创药，敷上会好的。”其中一个男子见臧纡青是个好人，便改了口气道：“我家老爷不是被兵器伤的，是他自寻短见，被绳子勒的，这药怕用不上。”臧纡青便问：“你家老爷叫什么名字？”答说叫许向阳，是宁波府衙门的通判。又说：“昨天鬼子从宁波的灵桥门打进城去，当时知府大人和许多官员都跑了，我家老爷却就是不走。他与另一位郑老爷就要自己寻死。我们跟了老爷多年，老爷待我们不薄，怎能眼看着让他老人家寻了短见？好在我们救得早，这才混在乱兵人群里逃了出来……”

臧纡青听了，心里觉得难受。许通判似乎听见了他们说的话，不知是恼火还是伤心，唏嘘着，断续地说道：“钦差裕大人死了，总镇葛云飞、谢朝恩也死了，还有无数兵士百姓也死了。守土有责，城亡人亡，我怎么能够活下去！还有，我对不起我的老友郑训导，他把女儿交给我，我没有尽到保护的责任，没能保得住她……哎哟，我不行了，你们快走吧，别管我……”

臧纡青听到“郑训导”三个字，心立即乱跳起来，大声地问：“你说，这郑训导是不是郑四海？他女儿现在哪里？”许通判有气无力地道：“不是他是谁？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。当时他正病着，跑不了，又不愿受洋人的凌辱，就吞铁死了。他女儿的丈夫叫臧纡青，是个举人，外出不在家。我本想把她设法送出城去的，谁料当天夜时，敌人进了城门，见男人就杀，见女的就抓，她见父亲已死，自己就上了吊。哎哟，我，我……”许通判呻吟了一声，眼睛微微睁了一下，声音却变得微弱了：“我死后，别忘了奏报朝廷，我是……我是死在宁波城的……”声音终于停息了。两名家人赶紧跑上去看，已经不中用了。

臧纡青呆了一会儿，就跪倒在地上上了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他被一阵风涛般的器械声惊醒。他从地上爬起来，踉踉跄跄向前走去。他相信许通判的话不会错，但他却仍

是一直向着宁波城的方向奔跑。他冲进了哭喊的人群中。地上七高八低，隔不了多远，就有一个两个倒毙的身躯横在面前。他被人迎面撞倒，顾不上叫喊，正要爬起来再走，却听有人骂了一声：“看这个汉奸！”接着便有一只大手把他提了起来。他一看，是个大汉，那只手像把钢钳，抓得他肩胛骨生痛。“谁是汉奸？”他少气无力地争辩。“不是汉奸，为什么向鬼子那边跑？”他长叹无语。后边喊声又高，不知是追来的鬼子还是溃退的官兵。那大汉砍了他一刀，他倒在地上。等他爬起来，人群已走远了。

当他奔到宁波城下时，才知这里已是一座空城。守兵和百姓已经逃光，城郊远近都断了炊烟。城头上垂着英人的米字旗，城门关闭，城堞上有几名洋人在灯光下悠悠晃晃，有如鬼魅。到这时他才完全相信，他的亲人不会再在城里，在城里也不会活着了。

他绝望了。他似乎觉得自己已被夜色吞没，失去了自身的重量。他想向黑暗中撞去，但一霎间又觉自己那样虚弱无力，浑身空虚如蝉蜕。他想起刚才那汹涌如潮的溃兵和民众，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悲哀。

许久，他沉浸在悲哀中；又许久，他从悲哀中醒来，回过头，循着来路走去。他已经浑身带伤，头脑不清，沉沉的夜里辨不出方向和路径。不知走了多久，当踉跄的脚步一停下来时，他便一头扎倒在地上，失去了知觉……

五

“终于醒过来了！”

柔细的语音，如从很远的云隙飘来。臧纡青意识朦胧中，恍惚觉得遍身血污的妻子正向他走来。他用力喊了一声，睁开眼来看，却是一个面目陌生的女子，嘴唇动着，在嚅嚅地说着什么。

那语音听来飘逸，柔细，有如春雨淅沥，却又听不清晰。

他下意识地伸出一只手，猛地把那女子的手抓住了。

“啊！”一声惊叫，含着几分羞恼。被紧紧抓住的手一下子抽了出来。他定睛细看，立在他面前的原来不是女子，而是一个面色白皙的少年。少年一双冷淡的眼睛，两道微蹙的弯眉，正一边望着他，一边向后倒退，显得有些惊怯。

“你是谁？”臧纡青挣扎着问。

少年眼波一闪，没有回答，走了。

臧纡青心里哀哀的，只好慢慢把头转过来。这里没有他的妻子，绝对没有。他不再想这是什么地方，也不再想这少年是谁。他只觉得困乏和哀伤重重地向他心头压来。

过了好长时间，他听见有轻微的响动，睁开眼来看，见阳光映在湘妃帘上，白灿灿有些耀眼；一股菜香刺激了他的嗅觉，于是他很快看见了床头边的饭菜，顿觉饿得难忍，就坐起来，把饭菜吃了个精光。

他觉得精神好了些，只是身体仍然沉重得如一团散沙。他只好仍然躺在床上，觉得焦闷无聊，便慢慢看这卧室。越看越觉有些异样：好像是女子的闺房，却又没有香闺那种靡丽，更使他惊异的是，对面墙壁上，悬挂着一把剑，剑鞘映着日光，显出紫黑的颜色。难道那个眼神闪烁不定的少年，就是这里的主人？他巴巴地望着门口，等着那少年的出现。

但一连两天，那少年再没露面。只有一个扎了双髻的少女按时来送水送饭。匆匆地来，匆匆地走，好像有什么心事。

这次，她一进屋，臧纡青就盯住她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她轻瞟了一眼，没有作声。匆忙把饭菜放下，转身就走。

“你不说话，这饭我不吃！”臧纡青望着那少女的背影大喊。

她站住，面朝着门窗，微低了头，略一沉吟道：“就告诉你

吧，我叫阿凤。这地方是山塘街。”

山塘街？是苏州吗？臧纡青又问：“那位兄弟怎么不见？”

阿凤用手帕把嘴一掩，发出“嗤”的一声笑，然后说道：“你忘了那天，你那手，不老实……”

臧纡青想了想，明白了。他尴尬地摇头：“当时……我不是有意的。你告诉那兄弟，叫他别生气。”

阿凤一笑：“这有什么好生气的呢？饭要凉了，吃吧。”说着转身要走，臧纡青又问道：“那兄弟如何称呼？他是你的什么人？”

阿凤只好站住道：“你问他去吧！”说完走了。

两天过去了，仍然只是阿凤来送饭。臧纡青心里纳闷，又不好意思多问，只想赶快恢复体力，免得给人家增添麻烦。他坚持着下了床，开始在屋里慢慢活动身子，有时就望着墙上那把剑出神。这天夜里，他掌了灯，独自一人偷偷摘下那剑来看。他刚抽剑出鞘，就觉得有一股冷气逼人，不禁吃了一惊。只见那剑在灯下闪出紫光，似乎还听到一种轻微的啸音。这是一把宝剑，没错。这剑是他的吗？他会武功？这可是他的住室？……

时近深夜，听得脚步声响，门突然开了。他还没有来得及收回思绪，一盏风灯便停在了他的面前。

“为何偷看他人东西？”

是他！那少年手提灯笼立在前，显得真是美如冠玉。还是那两道微微上挑的柳眉，眼神却是温和的，与这一声严厉的质问很不吻合。

臧纡青拘谨地把剑放好，像做了亏心事般局促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那少年忽转一笑：“你喜欢这剑？”

臧纡青点头道：“这确是一把好剑！在下一时冒昧，望兄弟海涵。”

少年不答，从衣袖中取出一物，递给臧纤青，问道：“这可是你的吗？”

臧纤青忙接过来，却是一方折叠的白色手帕，展开来看，上面题着一首诗：

当世有郭震，谁识宝剑篇？
漠漠云城黑，萧萧木叶寒。
何惜八尺躯，宁负一寸丹。
我欲追落日，暮色满秋山。

这不是半月前自己从京城返归江南，途经山东兖州时在旅店
里写的吗？记得当时是放在身上的，现在怎么到了他的手里？

“看来你是有志气的人了。还给你吧。”少年声音低柔，似乎
还轻轻叹了一口气。

臧纤青伸手去接那诗稿，无意中触到了少年的手，觉得十分
娇小柔滑。这时灯光照见少年的脸蓦然红了一下，慌忙回过头去
看那房门。门严严地闭着，灯笼荡起的光影在墙壁上颤颤晃动。
他又回过头来，望着纤青问道：

“你是哪里人？要到哪里去？”

纤青说：“我是宿迁人，是去宁波探亲的。我的亲人都在宁
波遇难了，我来晚了一步。”

少年又问：“你要报仇吗？”

“当然。这仇一定要报！”

“你会武功不会？”

纤青看那少年如同审问的样子，便说道：“我要不会武功，
怎么还喜欢你这宝剑呢？”

少年听了，脸上透出兴奋的红晕，又似乎有些不好意思：
“我自从看了你的诗，就猜到你是这样的。可是我还不知道你的

名字呢!”少年说着，就把灯笼放在旁边的桌子上，自己在床的一头坐了下来。

臧纭青说了自己的名字，还再三表示感谢救命之恩。少年忽然打断他的话，说道：“这倒不必。我只想知道你打算到哪里去，以后怎么办。”

“我要抗英杀敌！为了家仇，为了国耻。”纭青不禁激昂起来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望着少年道：“这次多亏你救了我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我想在这里多住几天，好好与贤弟叙叙。”

少年低了下头，脉脉不语。过了一会儿，用微带忧戚的眼神看着纭青说道：

“这里不是久住的地方……”

“为什么？”纭青感到意外。

少年迟疑地摇着头：“不为什么，不为……开始你病得厉害，不能走动，也就罢了。如今你好了，可以走了。我正是想要告诉你，你该走了，随时准备走吧！”

纭青大惑不解。他分明看得出来，这少年的眼神似乎含着无限忧虑，又似有难言之隐。

“大哥，”沉默中少年这样叫了一声，声音听来十分柔婉，如唤如啼，仿佛有些依恋和歉疚，“也许，以后我们还有见面的时候……”

这时，突然背后一声响，门开了，阿凤一步闯了进来，神色慌促地朝少年小声说道：“他们来了！现在门外，说一定要进楼来见你……”

少年脸色霎时变得一阵红一阵白，情急地指着后墙的一个便门，几乎是用命令的口气，向纭青道：

“你，快走！就从这里出去！”

臧纭青一愣。他不能拒绝，也不便动问。他忽然想起还没有来得及问这少年的名字，也不知他是怎样的来历。正迟疑间，却